

内海

的

女人

澳大利亞文

大學名

普

(澳) 托馬斯·肯尼利

李堯

譯



中国文学出版社

# 内海的女人

(澳)托马斯·肯尼利 著

李 尧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6—05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海的女人/(澳)肯尼利著;李尧译.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10

书名原文:Woman of the Inner Sea

ISBN 7-5071-0367-8

I. 内… II. ①肯…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 61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270 号

策 划:文 钊

责任编辑:郭林祥

装帧设计:曹向晖

**内海的女人**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875

字数:260 千 印数:1-1000 册

定价:14.50 元

## 译者前言

值此《内海的女人》出版之际，谨向提供本书原著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尼古拉斯·周思先生(Nicholas Jose)，向为本书出版提供资助的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向热情支持澳大利亚文学名著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唐家龙社长、凌原副总编、郭林祥先生、文钊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

译 者

1996年6月6日 北京

本书根据 Hodder & Stoughton 出版公司  
1992 年版

Woman of the Inner Sea

译出

# 澳大利亚文学名著丛书

**主 编** 胡文仲 唐家龙

**副主编** 黄源深 凌 原

**编 委** (以姓名首字笔画为序)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

李 尧 谷 行 欧阳昱

胡文仲 唐家龙 凌 原

黄源深

This project has been assisted by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through the Australia Council, its arts funding and advisory body.



本书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提供资助。

## 内容简介

本书是《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肯尼利的最新力作。

年轻美貌的凯特嫁给了一个一文不名的保罗，保罗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之后另有新欢，为了达到抛弃凯特而又不因离婚而损失一半财产的目的，他巧设机关欲将凯特烧死在她的住所，但没想到阴差阳错烧死了一双儿女。痛不欲生的凯特离家出走，阴险的保罗又派他的打手伯恩赛德一路追杀……

本书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澳大利亚奇异的风土人情、惊心动魄的搏斗场面、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使本书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因而在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被好莱坞拍成电影，风靡西方。

## 作者简介

托马斯·肯尼利是澳大利亚最著名作家之一。1935年生于悉尼。1964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之地》，迄今为止共创作了25部长篇小说及大量戏剧、电影、电视剧。作品多次获澳大利亚文学奖。其中，《辛德勒名单》(1982)出版后引起轰动，并获英国布克奖，1993年该作被改编成电影，获多项奥斯卡奖。《内海的女人》(1992)是托马斯·肯尼利继《辛德勒名单》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 1

亲爱的购书人，你有兴趣购买此书实在难能可贵。我和我的出版人都非常珍视你的这片好心。因为没有谁能像你这样大度宽容。什么故事都讲了，什么手段都用了，而你仍然置若罔闻，还指望读到什么迷人的东西。你拉开这个故事算不上不时髦的“大幕”，这份执著应该得到回报。一出戏的后台老板常常因为他们投了资而换来在第二幕说几句话的机会。你理应得到比他们更多的报偿。我们允许你做些舞台调度，布景道具干脆就交你处理。你还可以用灯光、布景渲染演员们的表演，甚至允许你即兴插话。简而言之，这台戏以我为主，你可以随心所欲跑跑龙套。

众所周知，你当然也明白，任何一部小说都可以在3分钟内说出一个大概。如果想知道尽可能多的细节，20分钟足矣。我这本书的提要可以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概括。你可以像每天读报纸上的大字标题一样，读这个梗概，而且觉得自己读懂了标题后面的故事：陷入困境的年轻女子，天性和天命使她绝路逢生。经受了可怕的磨难，她变得疯狂，寻求报复，终获成功，并且得到超度，继续生活下去。

我以为，虽然这只是一个梗概，但仍不失为一个感染力很强的故事。十几年前，我在一座颇有吸引力的城市遇到一位有钱的年轻妇人。她在旅馆餐厅给我讲了这个故事，还给我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面的孩子都是她的儿女，不过已经

不再为她所有。她告诉我这一切是怎样降临到她的头上的，并且说，她是为了友谊才给我讲这个故事。

“免得你听了什么传言，先入为主。”

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这桩事的细枝末节。别人只能捕风捉影，只有她才能分清真伪。出于法律和艺术上的考虑——亦即所谓使之“小说化”——我在 20 分钟之内把她讲的这个故事搬到我们国家——像任何国家一样，我们这儿也足可以为这类故事提供一个良好的、广阔的背景。当一个故事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新背景之下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就会蜂拥而至。我的这个故事也将如法炮制。

这 20 分钟的“变形”就像 1839 年，从科克<sup>①</sup>港的科布开往悉尼的“惠特白号”流放船上发放口粮一样。船长：托马斯·韦尔班克，船医：约翰·凯德。船上有 133 名女犯，其中一名后来成了我妻子的曾祖母。韦尔班克先生在发放口粮这个问题上别出心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使女犯们最多死上一两个人，又省下一点粮食等到远航结束之后，再“清仓贱卖”。

我们这份“口粮”是那位妇人饱经磨难才得到的，恐怕她也只是一时冲动才向我倾诉衷肠。因此，我们只有像“惠特白号”船长那样别出心裁，才能靠这份“口粮”走完这漫漫航程。亲爱的购书人，我的手段算不上高明，你或许觉得好玩，但也许会大失所望。我们可能比韦尔班克先生还要拙劣，虽然表现手法可能更多些——这是唯一的捷径。

亲爱的购书人，第一个方法倒也简单，就是人们通常使

---

<sup>①</sup> 科克 (Cork)：爱尔兰共和国南部港市，科克郡首府。

用的所谓时空颠倒法。即使诚实的人讲诚实的故事也会在时间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有时候，原因在结果之后才显露。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开头的事儿只有在结尾的时候才能搞明白。

大手笔写小说的时候，总觉得有必要从头道来。就像人们研究维多利亚大瀑布，总想追根溯源一样。倘若开头误之分毫，到后来就会谬之千里。

我要像玩弄炼丹术一样，设法从所谓“引人入胜”处开始——也就是说，从结尾开始，从凯特劫后余生写起。有几种被人们用得烂熟、但又特别奏效的方法可以从结尾跃入开头。还有几条线索可以把我们拉回到开头和中间部分那个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

即使这次尝试失败，我仍然是艺术家；即使你成功，也只能是个跑龙套的匠人。我有那个年轻漂亮、通情达理、伤痕累累而又精明干练的妇人讲的故事；你则只有良好的愿望、迫切的心情和天真无邪。你更值得赞美，我更足智多谋。

跑过仿佛被雨水上了一层釉面的人行道，她从已经关门的报刊经销人办公室前面的一幅广告望去，看见她那位被免去圣职的舅舅又在接受一本纸张挺高级的杂志的采访。

她在广告前面停下脚步，满脸悲伤，觉得这一切难以置信，仿佛都是人工制品。她把手伸到衣领下面摸索着，找到左肩下面的伤疤，尽管没有时间多想（食品店要关门了，它还没有研磨好的咖啡给默里喝），她还是打了一个寒战，深深地呼吸着，吐出大团大团的白气，然后，她自己也“下起雨来”。

她叫凯特·盖弗尼—科金斯基。

她知道这儿不是涕泪滂沱的地方。沿这条路往前走，过两个街区，幽雅和恬静便被供徒步旅行的人休息的青年招待所和镶嵌着乳浊玻璃窗的棕黄色的房子所替代。男人们到那几幢房子里让从塔斯曼海那边来的毛利女郎推拿按摩腹股沟……人们在那儿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大声喧闹，说些只有在繁华都市才能听到的“都市疯话”。

嘤嘤啜泣的凯特不明白为什么舅舅会浪费自己的才智和精力对这位女记者大谈她根本不懂的问题。这个女孩儿可能来自拉托维亚，也可能来自希腊。最糟糕的是，她可能出生于北海岸边的一个新教徒家庭。这个娇小的女人对富兰克舅舅的神性，对他对政府和天地万物的妙论一无所知。

凯特想像得出他那副样子，甚至能感觉到对他的种种非难形成的压力。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虽然什么也不信仰，但总向他提出一些庸俗无聊的问题。“欧布雷恩神父，星期日做弥撒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像警察和下院后座议员那样也站起来向满脸严肃的基督表示敬意呢？你为什么和方加蒂阁下不一样呢？”

这座凯尔特人的城市——由于历史的偶然和对西南太平洋的取代，它被命名为悉尼——确实崇拜卑鄙的男神和尖酸刻薄的女神，对别的神——穿盛装的神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这座城市真正的神是贩卖牲口的骗子和非凡的盗马贼库丘林<sup>①</sup>，或者他的追随者、小喽罗、芬尼亚勇士团<sup>②</sup>团员们，还有牛皮大王，好色之徒芬兰人迈克库尔。此人曾经从安特里姆郡到苏格兰修了一条公路，以便诱奸一位苏格兰美女。最

---

① 库丘林 (Cuchullin)：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独身保卫祖国的英雄。

② 芬尼亚勇士团 (Fianna)：爱尔兰民间传说中保卫祖国的团体。

11  
11  
11  
11  
U850

终他跟一群衣衫褴褛的苏格兰和爱尔兰流放犯或者移民一起远涉重洋来到这座濒临南太平洋的城市。

凡是了解“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舅舅的人都知道，他属于另外一个更具有二重性的神，一个瑕疵点点的神，一个为凯尔特的云雾笼罩的神，把狡诈看得比美德更重要。正如“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舅舅常说的那样——“一条恶棍”。

富兰克舅舅对民间传说知之甚少。但是，凯特坎坷的人生经历到了这步田地，他便经常说，她是爱尔兰民间故事《伤心事》中的女主人公。有时候，他喜欢拿他随便看到的什么东西比喻凯特的处境。他常常提起迪尔德丽的大名。迪尔德丽是乌尔斯特<sup>①</sup>宫廷诗人的女儿。她呱呱坠地的时候，人们预言，除了悲伤，她不会给乌尔斯特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富兰克舅舅对这个故事的细节不甚了了，所以用得并不准确，信口开河罢了。有一次 he 去访问监狱，也说，不幸女子就该是“伤心的迪尔德丽”。

富兰克舅舅是世界上唯一懂得伤心为何物的人。在举行葬礼的时候，或者在他的朋友——殡仪业者欧图勒的停尸房，他总能恰如其分地说出人们因亲人去世而蒙受的损失，从而使尚且活着的人们对死者永远无法忘怀。他曾经暗示外甥女凯特·盖弗尼—科金斯基，某人将发现这个世界沉重得无法忍受，某人被这世界吓得不敢越雷池半步。而她，命中注定要不断地用自己汩汩流淌的泪水去援助那润物无声的细雨。这是规律。虽然他自己，这个老骗子，因为违反新南威尔斯

---

① 乌尔斯特 (Ulster)：爱尔兰岛北部，分属爱尔兰共和国和英国。

州狩猎条例，因为行骗、受贿、偷税、漏税，被投入监狱，此刻却赢得了报社一位迷人的姑娘的好感。他惹得她流泪，他是将自己的灵魂向这位《联合报》年轻、愚蠢的女孩子和盘托出才获得这种效果。

富兰克舅舅是这样评价“伤心女王”的：  
算不上绝代佳人，但是爱情使她十分动人。  
身材很好，颧骨挺高。  
即使阳光明媚，她也满脸乌云。  
“伤心女王”的肩膀由于阳光的烤灼有点痒痒，而别人早已把那灼热的阳光忘到脑后。

透过报刊经销商办公室前面的玻璃窗，她看见富兰克舅舅就像橱窗里的广告模特那样咧着嘴笑。这个老家伙不管到哪儿，都要衬上他那个罗马式的硬领。甚至在中心监狱，他也要在罩衫下面戴这个硬领。他虽然被证明有罪，但架子不倒，下巴颈仍然用雪白的赛璐珞支撑着。现在连合法的牧师也不再衬这种领子了。他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对已经逝去的岁月的怀念。那时候，喜欢感情用事的守门人霍根和克兰西总是让穿黑色教士服的牧师免费进悉尼板球场。如果牧师已经是俱乐部成员，就为他们打开专为达官贵人出入的大门。在工业化、电子计算机、宇宙飞船和原子能时代，“不怎么受人尊敬”的富兰克“大师”仍然喜欢旧时代的遗风。

“你今天会赢吗？牧师。”  
“只要那些家伙组织好防御，肯定没问题。”  
“哦，我想他们击不中中卫莱昂斯，牧师。我把钱都押在别人身上了。”

“啊，这事儿可就由不得我们了。走着瞧吧，走着瞧吧！”

他真诚地相信，自己还生活在白赛璐珞硬领还意味着什么的世界。

红衣主教方加蒂——亲爱的购书人，换个场合，这是一位经常乞求神灵保佑、有时很惹人讨厌的人物，这位具有象征意义的牧师，应该叫欧唐涅尔或者布雷南。可是出于我们这个故事的需要，就管他叫方加蒂吧！红衣主教方加蒂或许会说一确实说过，甚至在《悉尼先驱报》一富兰克舅舅已经不再拥有作为牧师的权利。可是在板球俱乐部工作多年并且熟悉富兰克舅舅的人们仍然坚信他还是牧师。用富兰克舅舅的“华丽词藻”说，是“亚伦<sup>①</sup> 和麦基洗德<sup>②</sup> 修道会的牧师”。

在富兰克舅舅的想像之中，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希伯莱人和迪尔德丽一样，虽则模模糊糊，但又颇具魅力。

富兰克舅舅并非学者。他在坎万主教管区一所规模不大的神学院念过书，可惜教会法学得成绩平平，从来没有得过奖。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夸夸其谈。类似“伤心的迪尔德丽”、“根据亚伦和麦基洗德修道会的规矩”这种引人遐想的话经常挂在嘴边。

她终于不再流泪。她把目光从那个展览杂志的橱窗移开，又走了起来。不一会儿，她便给默里买好咖啡，为了对他谨

---

① 亚伦（Aaron）：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摩西之兄，相传为犹太教的第一个大祭司。

② 麦基洗德（Melchizedek）：为 Abraham 祝福撒冷王及上帝的祭司；见《圣经·创世纪》。

慎的生活方式和文雅的工作作风表示敬意，还买了些冰淇淋。她知道自己需要三分之一升苏格兰威士忌和狂风暴雨般的性爱。经历过那个愚蠢的老家伙——“不怎么受人尊敬”的牧师富兰克舅舅刚才“强加”给她的涟涟泪水之后，这应该是普遍规律。

值得欣慰的是，没费多大力气，凯特就把默里变成这种类型的情人。此公虽然在公众场合温文尔雅，但是一旦和凯特在一起，就变得充满阳刚之气，眨眼之间便驱散你风雨中痛苦的记忆。凯特记得这以前发生的事情。第一次是在斐济一个环礁湖旁边，刚刚经历了我们这个故事中悲惨的一幕。起初他还听任她的摆布，可是后来，他就像一阵破门而入、穿堂而过的呼啸着的飓风，把她旋卷到爱的峰巅。

老好人默里，他和富兰克舅舅虚构的故事、荒诞的故事永远不搭界。就为了这一点，她也愿意嫁给他。他虽然城府很深，但没有琢磨不透的东西，也没有令人讨厌的毛病。就连他破碎的婚姻也是一具平平常常的残骸，尽管他自己认为那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对于凯特来说，他的单纯包含着一种情欲。尽管他不是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但是由于凯特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和他打交道——从她的角度出发，从她经历过的一切出发。